

性与性格

作者：[奥]奥托·魏宁格

版权信息

书名：性与性格

所属丛书：西翎译丛

作者：[奥地利]奥托·魏宁格 著

译者：肖聿

设计：姚成号

ISBN：978-7-5004-5609-4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字数：340千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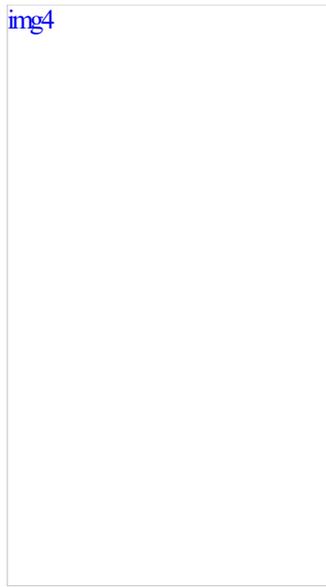
-
[img2](#)

[作者](#)

[img3](#)

[作者的父亲](#)

img4



作者的母亲

目录
中文版序言

德文版序言
原序

第一部分（预备部分） 性的复杂性

绪论

第一章 “雄性”与“雌性”
第二章 雄性原生质和雌性原生质
第三章 性吸引力的规律
第四章 同性恋与男色
第五章 性格学与体型学
第六章 解放了的女人

第二部分（主要部分） 性的类型

第一章 男人和女人
第二章 男女的性欲
第三章 男女的意识
第四章 才能与天才
第五章 才能与记忆
第六章 记忆、逻辑与伦理
第七章 逻辑、伦理与自我
第八章 “我”的问题与天才
第九章 两性的心理
第十章 母性与卖淫
第十一章 爱欲与审美
第十二章 女人的天性及女人在宇宙中的意义
第十三章 犹太教
第十四章 女性与人类

中文版序言

《性与性格》（Geschlecht und Charakter）是奥地利犹太裔哲学家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23岁时发表的著作，也是他生前发表的惟一著作。他的格言式随笔集《关于终极事物》（über die Letzten Dinge），是他去世两个月后其友人拉帕波特（Rappaport）整理发表的。这两本书就是魏宁格留在世上的全部，也使他成了一个世纪以来最具争议的思想家。

一百年来，《性与性格》一直在被研究和争论。人们对它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或为它拍案喝彩，或对它口诛笔伐。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不同于一般的性心理学专著，更不是坊间常见的那种打着性学旗号的庸俗读物。它不但提出了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两性关系问题，而且从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传统的探讨。《性与性格》的思想维度如此深广，却出自一个如此年轻的哲学家，实属罕见。诚如本书德文出版者所说：“也许整个历史上还不曾有人像他那样，不到21岁时就写出了像《性与性格》这样在科学上如此成熟、哲学上如此富于独创精神的著作。”

1880年4月3日，魏宁格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手艺人家庭。自少年时代起，他就在自然科学、数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显示了早熟的才能。他的语言天才尤其突出，除了母语（德语）以外，他还精通西班牙语和挪威语，通晓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此外还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16岁时曾打算发表一篇词源学论文，内容是研究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语形容词。1898年，魏宁格进入维也纳大学研习哲学。

1901年秋，魏宁格将一篇题为《厄洛斯与普绪喀》（Eros und Psyche）的论文（即《性与性格》的草稿）拿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看，请他推荐发表，但后者认为该书立论缺少实例，未予重视。半年后，魏宁格把《性与性格：生物学及心理学考察》（Geschlecht und Charakter: Eine Biologische und Psychologische Untersuchung）作为学位论文交给维也纳大学，其第一部分使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获得学位的同一天，魏宁格也成了基督教徒。1903年，《性与性格》扩充内容出版后不久，魏宁格曾说：“我面临着三种可能：绞架、自杀，或者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的辉煌。”这句话一语成谶，这年10月4日，23岁的魏宁格因苦闷绝望，开枪自杀于维也纳的贝多芬故居。不久之后，这本书终于引起了空前巨大的轰动，不但成了畅销名著，而且被译成了数十种语言。几年后他的出版商说：“在整个图书史上尚无一本科学书籍取得过更大成功。”弗洛伊德也在1909年承认魏宁格“很有天才”。

《性与性格》被誉为不可多得的天才之作，一百年来一直对西方文化产生着深远影响。魏宁格的思想影响了西方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维特根斯坦^[1]、克劳斯^[2]、卡内蒂^[3]、弗洛伊德、布洛赫^[4]、卡夫卡^[5]、劳伦斯^[6]和乔伊斯^[7]的著作中，全都可以看到魏宁格的影响；法国女作家西蒙娜·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著的《第二性》（1949）被誉为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圣经”，而其中的名言“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造就的”，则能在《性与性格》中听到其先声；德籍女作家韦娜（Esther Vilar, 1935年生于阿根廷）那本轰动一时、引起广泛争议的心理学术著作《被操纵的男人》（The Manipulated Man, 1972年），其核心思想“女人操纵男人”也表达了和《性与性格》相同的女性观；2003年5月，美国学者艾伦·亚尼克（Allen Janik）发起召开了《性与性格》世界学术讨论会，其目的是将有关这部奇书的百年论争转变为学术研究。

西方知识界一向不乏对魏宁格及《性与性格》的高度评价，例如：“我们全都受到魏宁格的魅力的影响，即便是我们当中那些从未听说过他的人，因为他是这样的天才之一，其思想的回声远远地超越了他的名声。”又如：“在这本书里，一位悲剧性的、最不幸的思想家作了直言不讳的自我剖白。放下这本书之后，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会对作者怀着深情和赞赏；并且，在合上这本书的时候，许多人心中一定会对作者产生一种近乎虔诚的崇敬。”

另一方面，丰富的现代思想（其中也包含着对柏拉图、康德、叔本华和尼采哲学思想的借鉴、改造和发展），警句式的言辞，惊世骇俗的另类见解（例如对两性心理、同性恋、犹太文化等），又使这本书自出版后就引起了众多误解和猛烈批判，被视为精神病患者的自白（例如，弗洛伊德就认为魏宁格虽然很有天才，但性心理错乱，其憎恶女性和犹太人是所谓“阉割情结”的表现），甚至被看作反对妇女解放和排犹分子的谬论。

《性与性格》究竟是一部从哲学和伦理的高度剖析人类两性关系的力作，还是一部充满了性别歧视和种族偏见的邪说？要弄清这个问题，应当从它的核心思想说起。

魏宁格生活在19世纪维也纳“世纪末”（fin-de-siècle）颓废文化的氛围里。用王尔德的话说，那是一个“赤裸裸的金钱和赤裸裸的肉欲”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性被金钱扭曲，性和爱情被异化成了商品；虚伪当道，物欲横流，高尚人性的光辉正消失殆尽；除了金钱和肉欲，大多数人已经忘掉了更高精神（即魏宁格所说的灵魂）的存在，变成了只注重实利的市侩和目光短浅的庸人（即马太·安诺德^[8]所痛斥的“非利士人”）；世风淫靡，充满脂粉气和耽乐色彩；在那个自恋型的社会当中，人们的行为动机惟有自私和虚荣。所以，年轻的魏宁格写作《性与性格》，绝不是“在为赋新词强说愁”或者危言耸听，因为那是一个需要叔本华那样的哲人高喊“人生由痛苦和无聊两种最后成分构成”的时代，一个需要尼采那样的狂人挺身宣布“上帝已经死了”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魏宁格那样的天才指明“女人通过男人的过错而获罪”的时代。魏宁格就是当时维也纳知识界的佼佼者和一个被误解的中心人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性与性格》不仅是一部涉及哲学、伦理学、两性心理学和性格学的跨学科综合论著，而且是对19世纪末欧洲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反思，是对人类劣根性泛滥的无情批判，也是对高尚人性复归的强烈呼唤。

在《性与性格》中，魏宁格从独特的视角剖析了性别问题，阐明了男女性别的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他指出：认为世界上只有绝对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这是庸人和学究的浅见，毫无意义；要获得对现实世界的真知，就必须摆脱这种庸俗见识。他分别用“M”和“W”表示绝对意义上的男性素质和女性素质。他认为：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两种纯而又纯的性格类型，每个人都是这两种素质的混合体。一个人的基本性格取决于两者的比例及其构成方式：男性素质占据主导地位时，便给他人以男人的感觉；反之则给他人以女人的感觉。最重要的是，魏宁格还认为男性素质代表着“有”，而女性素质代表着“无”；因此，每个人身上就同时包含着“有”和“无”两种因素。这是《性与性格》的立论基点。

由此出发，魏宁格认为判断一个人性格的基本依据是这两种因素的多寡，男女当中都存在着与生理性别相反的性格（例如女气十足的“男人”和阳刚强悍的“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男女的性格无不反映了“性别的中间状态”。这一点不但决定了两性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而且确定了两性的哲学本体论意义。这就是被西方学术界称为“人类雌雄同体论”（theory of human bisexuality）的独特理论。

魏宁格将女性进一步划分为“母性型”和“妓女型”两类，认为前者属于最接近原生状态的女人，处在人类生活的最底层面，只能作为庸人的朋友，因为她们身上的女性因素最多，最接近于“无”，对人类文化的进步没有多少贡献；而后者身上的女性因素则少于前者，是天才者的朋友，能够参与促进文化进步的活动，因而生活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当然，世上根本不存在这两种类型的绝对形式，女人都是这两种基本类型的混合体。魏宁格由此指出，既然绝对意义上的女人是“无”，她就根本无法具备本体意义上的存在；男人将自己的罪投射给女人，才使女人获得了存在，而从伦理意义上说，男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女人，这就是男人的罪。所以，魏宁格虽然历数了女性的种种性格弱点，但还是一再指出：“女人受到的一切谴责都应当算在男人的账上”（第二部分第十二章）、“女人获救的希望并不系于男人的不纯洁，而是系于男人的纯洁”（第二部分第十四章）、“事实上，我的考察最终还是转向了批评男人，但其意义比女权提倡者所期望的还要深刻，并且对男人提出了最沉重、最切实的谴责”（原序）。这里不存在性别歧视，这是天才的魏宁格根据他的哲学理论对两性关系的深刻分析。

在魏宁格看来，女人绝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更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性个体；因此，女人的性格特点势必带有男权社会所赋予的浓厚色彩。在这种前提下谈论妇女解放，只能是一种奢侈的幻想。因为惟有到男人不再把女人用作达到目的的工具、女人不再渴望通过男人获得自己的价值（这其实也是女人把男人用作了达到目的的工具）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的两性平等。所以，魏宁格才深刻地指出：“妇女解放的最终敌人，就是女人自己。”（第二部分第十四章）

将关于两性性格的研究结论运用到对民族特性的分析上，这是魏宁格又一个大胆的理论创造。他以犹太民族作为分析对象，因为他自己就是犹太人。不少评论者认为这反映了魏宁格的“犹太自卑情结”，并从种族的角度上将他视为犹太人的叛逆。然而，凡是真正阅读过《性与性格》第二部分第十三章“犹太

教”的人都会记得，作者预感到他的观点会造成误解，便反复强调：犹太教（Judaism）的含义“既不是指一个种族、一群人，也不是一种被承认的宗教信条。我把这个字看作一种思想倾向，一种全人类都可能具有的心理特质，只是它惟独在犹太人当中体现得最显著而已”。（在另一种英译文中，这个字被译为“Jewishness”，即犹太气质，因而进一步地表明了这意义。^[9]）尼采在他的《道德的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中，曾把犹太人分为“旧犹太人”和“新犹太人”，并认为后者将可能是“真正自由的灵魂”。魏宁格虽然借用了尼采的说法，却并不肯定“新犹太人”，因为他认为当时维也纳社会中的犹太人已经丧失了勇敢、追求理想和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那些正是《旧约》中犹太人的典型性格。魏宁格认为犹太人类似于性格学上的W型女性，具有消极的素质；因此，也像妇女的解放一样，犹太人必须克服自身的弱点，才有望获得新生。正如伟大的鲁迅剖析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样，魏宁格对犹太性格的剖析也体现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文精神和清醒的自我批判。

正是在这一章里，魏宁格明确地指出：“我对犹太人的评价虽然很低，但如果由此认为我赞成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去对犹太人进行哪怕一丁点迫害，那就大错特错了。我讨论的是犹太教的纯精神意义，即将它作为一种观念。世上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犹太人，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基督徒。我说的不是作为个体的犹太人，而如果我针对的是作为个体的犹太人，那就的确是对他们严重的无端伤害。”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今在这个问题上仍有严重分歧：不但仍有人将魏宁格的思想与纳粹的反犹宣传等同起来，也有人主张重新解读《性与性格》的文本，以还其本来面目。^[10]

《性与性格》的思想激烈而极端，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和个人局限性，对于这一点，当今的读者大可不必要“为天才者讳”。当今的读者不可能完全接受魏宁格的某些结论，但这不会影响这部著作的文化价值和在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性与性格》虽然出自一个青年，但其思想绝不幼稚肤浅，因此被西方评论界认为是来自最成熟智慧的杰作。推崇魏宁格的人说它如同一个思想家毕生心血的结晶，例如斯特林堡^[11]认为它“令人震惊”、“解决了最根本的难题”，深受魏宁格思想影响的维特根斯坦也说：“不错，魏宁格是乖僻的，但他是伟大的乖僻。”而反对魏宁格的人甚至认为它是抄袭来的（这不免使人想起了《静静的顿河》，当年也曾有人认为是萧洛霍夫的抄袭之作）。尽管众说不一，赞成者和反对者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全都诚心地认为《性与性格》是一本“最值得阅读、最富于独创性的”必读书。相信今天的读者完全能对这本书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

肖 聿

2004年4月识于北京

[1]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奥地利犹太裔英籍哲学家、逻辑学家，著作包括《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1921）等。

[2]克劳斯（Karl Kraus, 1874—1936）：奥地利作家、剧作家、社会批评家，创办《火炬》（Die Fackel）杂志，历时37年。他的作品以讽刺浮华社会著称。他非常推崇魏宁格的思想，激烈批判当时的社会文化是“阴道时代”（vaginal epoch），认为它的文学艺术充满了女人气。

[3]卡内蒂（Elias Canetti, 1905—1994）：德籍作家，生于保加利亚，因其小说《群众与权力》（Masse und Macht, 1960）获得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

[4]布洛赫（Herman Broch, 1886—1951）：奥地利犹太裔作家，代表作为《维吉尔之死》（Der Tod des Vergil, 1945），曾遭到纳粹迫害，流亡英国，最后定居美国。

[5]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奥地利犹太裔小说家，代表作为《变形记》（1916年）和《城堡》（1926）。

[6]劳伦斯（D.H.Lawrence, 1885—1930）：英国小说家，代表作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1928)。

[7]乔伊斯 (James Joyce, 1882—1941)：爱尔兰作家，代表作为《尤利西斯》 (U-lysses, 1922)。

[8]马太·安诺德 (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文学家，代表作为论著《文化与无政府》 (Culture and Anarchy, 1869)。

[9]见论文集《犹太人与性》 (Jews and Gender: Responses to Otto Weininger)，1994年版，第3页。

[10]前一种观点见于《不列颠百科全书》，还有德国当代哲学家马夸特 (Udo Marquardt) 最近的一本书《与苏格拉底散步》 (Spaziergänge mit Sokrates, 2000)；后一种观点见于美国当代学者亚尼克 (Allen Janik) 发表的专著《魏宁格时代的维也纳》 (Weininger's Vienna, 2003)。

[11]斯特林堡 (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瑞典小说家、剧作家，作品包括《鬼魂奏鸣曲》 (The Dance of Death, 1901) 等。

德文版序言

1903年10月4日，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23岁半。也许整个历史上还不曾有人像他那样，不到21岁时就写出了像《性与性格》（Geschlecht und Charakter）这样在科学上如此成熟、哲学上如此富于独创精神的著作。他不是在一生的过程中去逐渐发展自己的智力，而是将智力集中于成就一项伟业，然后毅然摆脱疲惫的躯壳，或者说摆脱不幸的青春；他再也无法承受自己那种惊人学识的重负，我们不想去判定这是否就是天才的一种表现。《性与性格》无疑属于那种罕见的著作之一，它们在自己的时代过去很久后依然在被人研究，其影响不但没有减退，反而越来越深远，其读者范围不断扩大，使读者不禁发出赞叹，掩卷深思。

我们会满意地注意到：这本著作无疑与当代思想十分吻合。这本书的出版，使当今有关妇女解放、性、女人与文化的关系等热门话题的讨论失去了价值，因为这本书包含了这位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的全部精辟见解——它描述了性的类型，即“M”型（理想的男性）和“W”型（理想的女性），将所有众说纷纭的心理现象追溯到了一个最终的源头，这其实等于为女性问题提供了一种明确的结论，它完全不同于迄今为止这个考察领域里的探索。本书第一次阐明了性格学（characterology，或称性格分析学）这门学科，使我们看到了它最重大的学术成果。此前的心理学著作都是由男人写出的男性心理学，无论有意无意，它们都仅仅适用于描述带有明显个性特征的男人。“女人并不泄露自己的秘密”^[1]，康德的这句话至今依然是正确的。不过，女人的秘密现在还是泄露了——是通过一个男人的声音泄露的。男人的著作里包含了女人想说的有关她们自己的话。于是，男人便不断重复由此得出的一些见解，其中也多少包含着真实的东西。运用一种极具独创性的分析方法，一个男人第一次对这些问题成功地作出了科学的抽象阐述。而迄今为止，只有为数不多的艺术家用具体的形象暗示过这些问题。魏宁格设计了一种独创性的性格学（心理类型学）体系——它蕴涵着丰富多样的发展前景，建立了一门全面的女性心理学，其理论深入到了心理的最底层，其基础不仅是对各种科学知识的系统掌握，而且（可以说）是对女性心灵最深处的惊人理解。这种新创造的方法针对人类意识的全部领域，指出必须遵循大自然所规定的思路进行研究——它分为三个层次，从三个不同的视点入手，即生物生理学的视点、描述心理学的视点和哲学评价的视点。关于完成这项任务所要求的基本素质，我们这里不打算作过多的说明。这些基本素质必定综合了多种知识，既包括对自然史的全面理解，也包括对心理学和哲学的深入透彻的把握。事实也许会证明：这种综合知识是独一无二的。

在本书中，作者首先从性格学角度对理想的女性“W”作了一般性的描述，然后阐述了各种不同的性个体类型，最后归纳出了两种基本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柏拉图式的概念）：高级妓女型和母亲型。对前一种女性，这种分类的依据是其性活动中那种前定性的东西，即“W”女性最主要的和（从最终意义上看）独一无二的兴趣；而对后一种女性，这种分类的依据是那种导致其生育活动的过程。歇斯底里型女人属于反常类型，对这种女性的研究，则为歇斯底里心理学（而不是哲学）精妙理论的产生作了准备，而这种症状被准确而令人信服地定义为“女人机能性的撒谎癖”（the organic mendacity of woman）。

魏宁格本人最重视本书结尾有关伦理学和哲学的几章。在其中，他将论述从性别特定问题延伸到了个人才能、天才、审美、记忆、自我（ego）、犹太民族等其他很多问题。他站在最具普遍性的立场上，对作为人类组成部分的女性成功地作出了评价，而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他的主观评价。魏宁格有意让自己的理论与当时盛行的不科学的一元论及其伴随现象（即泛性论和物种伦理说）形成尖锐的对立，并十分中肯地剖析了不从事哲学研究的现代理论家们许多肤浅的传统理论，其中韦尔海姆·波契（Wilhelm Bölsche）和艾伦·凯伊（Ellen Kay）大概最具代表性。魏宁格反对一切占据主流的时风，提出了一种自成体系的二元论，它与柏拉图、基督教和康德的不朽思想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这些思想体系在对宇宙的悲剧性认识当中发现了一种独特的要素。理查德·瓦格纳^[2]（他被魏宁格称为仅次于耶稣的伟人）在他的歌剧《帕西法尔》^[3]里，艺术地表现了魏宁格从科学角度阐明的那个见解。它其实就是宗教生活的那个古老信条，即关于救赎的信条。这本书一直集中详细地阐述这个信条。在康德里^[4]身上，魏宁格找到了全部文学中有关女性的最深刻概念。品行无可挑剔的帕西法尔赦免了康德里；年轻哲学家魏宁格从这个情节中看到了人类注定要走的道路。他用这条道路去对照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那套主张，去对照其中的肤浅见解和谎言，并由此又在全书结论部分回到了最初那个问题上，它虽然完全值得去仔细斟

酌，却依然是一种主导性的观念。那个问题就是两性以及两性间可能存在的道德关系——当然，这种道德关系与人们对“道德关系”这个术语的通常理解截然不同。在本书的“女人的天性及女性在宇宙中的意义”和“女性与人类”这两章中，我们品尝到了来自最成熟智慧的泉水。在这本书里，一位悲剧性的、最不幸的思想家作了直言不讳的自我剖白。放下这本书之后，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会对作者怀着深情和赞赏；并且，在合上这本书的时候，许多人心中一定会对作者产生一种近乎虔诚的崇敬。

[1]见康德《人类学》第二部分“论性别的特性”，其中提到“男人是容易被考察的，女人却并不泄露自己的秘密”。——译注

[2]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歌剧作家、指挥家。——译注

[3]《帕西法尔》（Parsifal）：瓦格纳的最后一部歌剧，作于1882年，取材于欧洲中世纪的圣杯传说。剧情大致为：圣杯骑士王安佛塔斯（Amfortas）被妖法师克林沙（Klingsor）刺伤并被夺去了圣矛，而惟有天真无邪的傻子帕西法尔（Parsifal）才能完成夺回圣物的使命。帕西法尔战胜了克林沙指派的女巫康德里的诱惑。多年后，帕西法尔成了骑士，在圣杯前祷告，圣杯放光，国王伤愈，康德里也得到了赦免，死于帕西法尔脚下。——译注

[4]康德里（Kundry）：歌剧《帕西法尔》里的女巫。——译注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性与性格》[奥]奥托·魏宁格 著.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1309.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